

假如我是小灰先生的家人

月光裊裊，透過窗外層層葉影散落在地，我似聽見玉盤落地，發出恍如夏日梅子湯碎冰撞壁的叮噹響。我回首，只見白瓷花瓶的碎片伴隨一聲比一聲高的爭執聲向我涌來，我忙踏著輕盈的步子竄進小灰的房間，跳入他的懷抱。他輕撫我柔軟的毛髮，我舒服得眯起眼，很快便忘了剛剛的一切。

這種事發生不是一兩次了。初初來到小灰家時，映入眼簾的是笑靨如花的女主人、儒雅溫和的男主人和天真單純的小灰，那時一家三口處得和樂融融，我每天都很享受，有美味的罐頭、有人陪我玩、有人給我按摩……可是快樂的日子一去不復返，記憶中一家三口和樂融融的模樣也漸漸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每無止境的重覆爭吵。

下著濛濛細雨的陰天，平時爭吵不斷的兩人難得安靜下來，我蜷縮在客廳沙發上，看到女主人默默的拖著個大箱子開了門。我跳下沙發想一探究竟那黑色的大箱子是什麼玩意，仰頭看見她憔悴的面容愈加暗淡，大大的黑箱子襯的她瘦削的身軀更顯單薄。大箱子被她拖著出了門，漸漸合攏的門縫走，她形單影隻的模樣實在落寞極了。

她剛走的一段日子空氣靜謐得令人窒息。小灰常擁著我，講臉埋進我淺亞麻色的茸毛里，偶爾發出細碎的啜泣，淚水打濕了我的毛。即便不懂人類情感的我，此

刻也能嗅到他身上濃濃的悲傷氣息。

陽光明媚的一日，男主人領著兩個陌生的面孔回家，略顯侷促的女人牽著個唯唯諾諾的小女孩，向小灰介紹著。我對兩個生臉孔不感任何興趣，爬在窗台瞧著小鳥拍翅灑下的塵粒，在半空與光糅合、舞動著。小女孩一見我，眼睛亮了三分，挪動至窗臺試圖撫摸我。我弓起背阻嚇，不讓她靠近。為什麼人們總喜歡一見面就把手放在別人頭上？明明我跟你不熟啊！一直沒作聲的小灰把我放在腿上安撫，臉色淡淡。男主人跟小灰說著些什麼，頻頻示意他多跟小女孩親近，還輕搭那個女人的肩，跟小灰介紹她……昏昏欲睡的我似在模糊中看見小灰無動於衷的表情，沒有拒絕，沒有抗議，他就靜靜的坐著、聽著，最終妥協的點了點頭。

就這樣那兩母女莫名其妙的住了進來。

一開始我十分不習慣，小女孩老試圖與我親近，卻不懂得如何與我相處，總惹得我不快。小灰起初對她不瞅不睬，慢慢的也開始跟她稍作交談，教她摸我哪兒我才高興、哪兒是我的「雷點」不能碰。漸漸的，我也習慣了小女孩的親近。新的女主人常主動與小灰攀談，帶著一絲絲小心翼翼和包容，即使說了十句小灰才回一句，她也沒氣餒，不屈不撓的嘗試關心小灰。

我不反感新來的女主人。以前的女主人與男主人只顧吵架，每天沉浸在悲傷中，

連小灰也無暇顧及，更何況我？乾糧有一頓沒一頓，有時我餓得叫喚了半天依然沒有飯吃——可現在不同了。新女主人經常自己煮新鮮的魚或自製的「貓飯」給我吃，味道很好，我感覺自己都吃胖了不少。

她很關心小灰，甚至疼愛小灰勝過親生女兒，她教導自己女兒不能打擾哥哥做作業、不能亂碰哥哥的東西、要學會與哥哥分享，小女孩都乖乖做到了。即便如此，當小灰做錯事時，她也不懼惹來小灰的討厭，教導著小灰是非黑白。

可惜小灰不領情。飯桌上，她規勸小灰別挑食，忍耐多事的小灰爆發了，「您又不是我母親，不用勞煩您多管閒事。」一向溫和的小灰，此刻眼裡閃爍著一抹冷硬。隨著他轉身離去，溫馨的飯桌氣氛頓降到零點。女主人尷尬、失措的樣子落入我眼中，卻還是先按撫了女兒。

半夜，我看見小灰溜出房間，打開了冰箱，冰箱里居然有留給他的飯菜和讓他微波叮熱的字條。他站在冰箱前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有些慌亂的關起冰箱回房。途徑男女主人房間，卻看見門隙透出暖黃色的燈光，隱隱傳來對話聲。他駐足，聽到女主人顫抖的聲音，一遍一遍問著自己，哪裡做得不夠好。我睡眼惺忪的瞧見小灰開了門，進去給驚愕的女主人一個懷抱。二人說了些什麼，隨後擁在一起哭了起來。

第二天女主人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，溫柔的詢問小灰想吃什麼早餐。小灰反常的開了口，「您煮的都很好吃，什麼都可以，謝謝您。」兩人間看不見的隔閡

終於瓦解，家裡的氣氛也和諧多了。

普通的一天，我吃著小黃魚，看見他們四人窩在沙發看電影，和樂融融，印象中哭泣的小灰恍如隔世那麼久。嗯？這不就是一家四口真正的樣子嗎？怎麼我腦中依稀有些夫妻吵架的畫面？可男主人和女主人從未去吵架啊？不管了，大概是記錯了吧。我低下頭，繼續吃我的小黃魚，真好吃。（全文 1695 字）